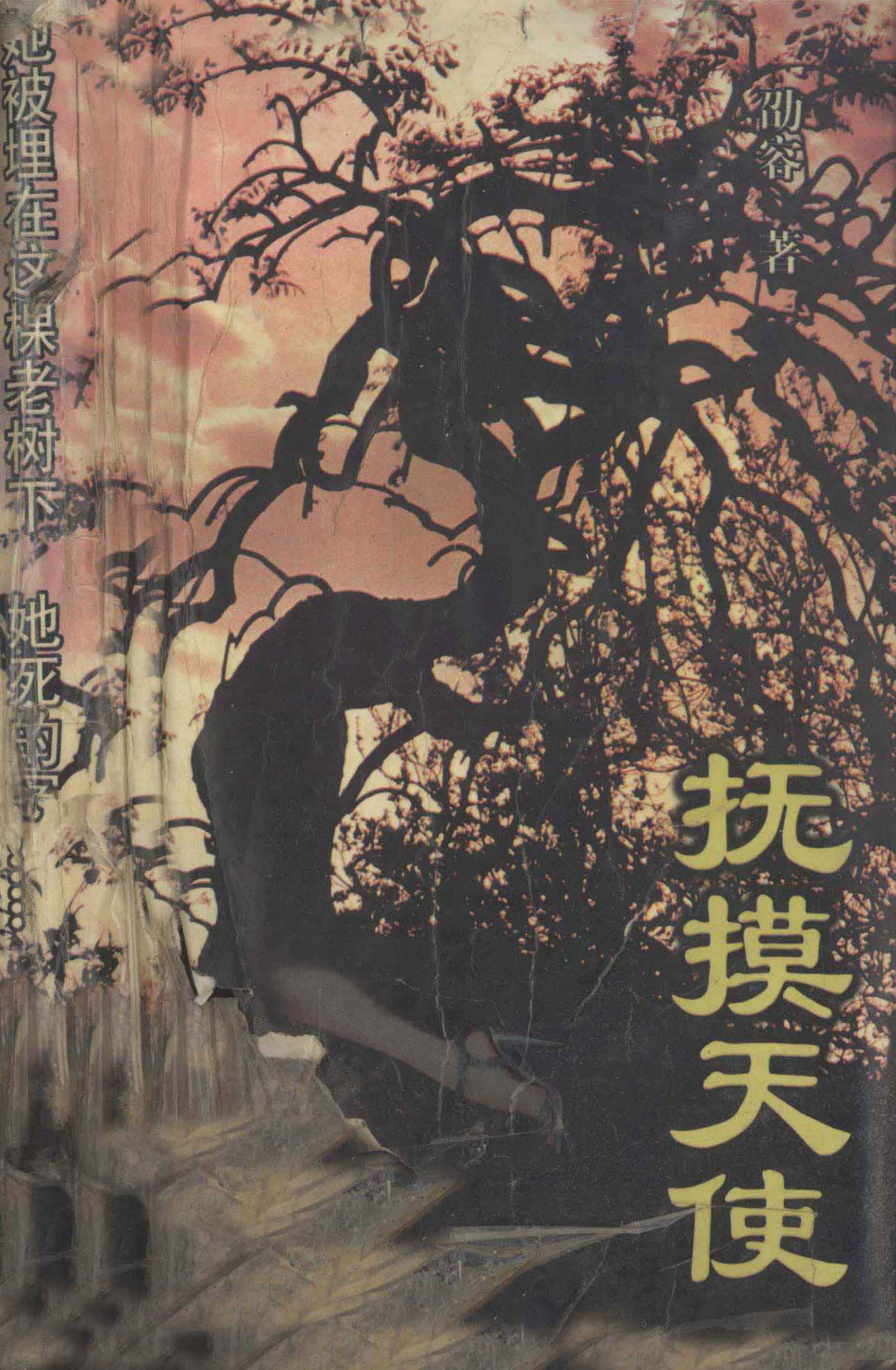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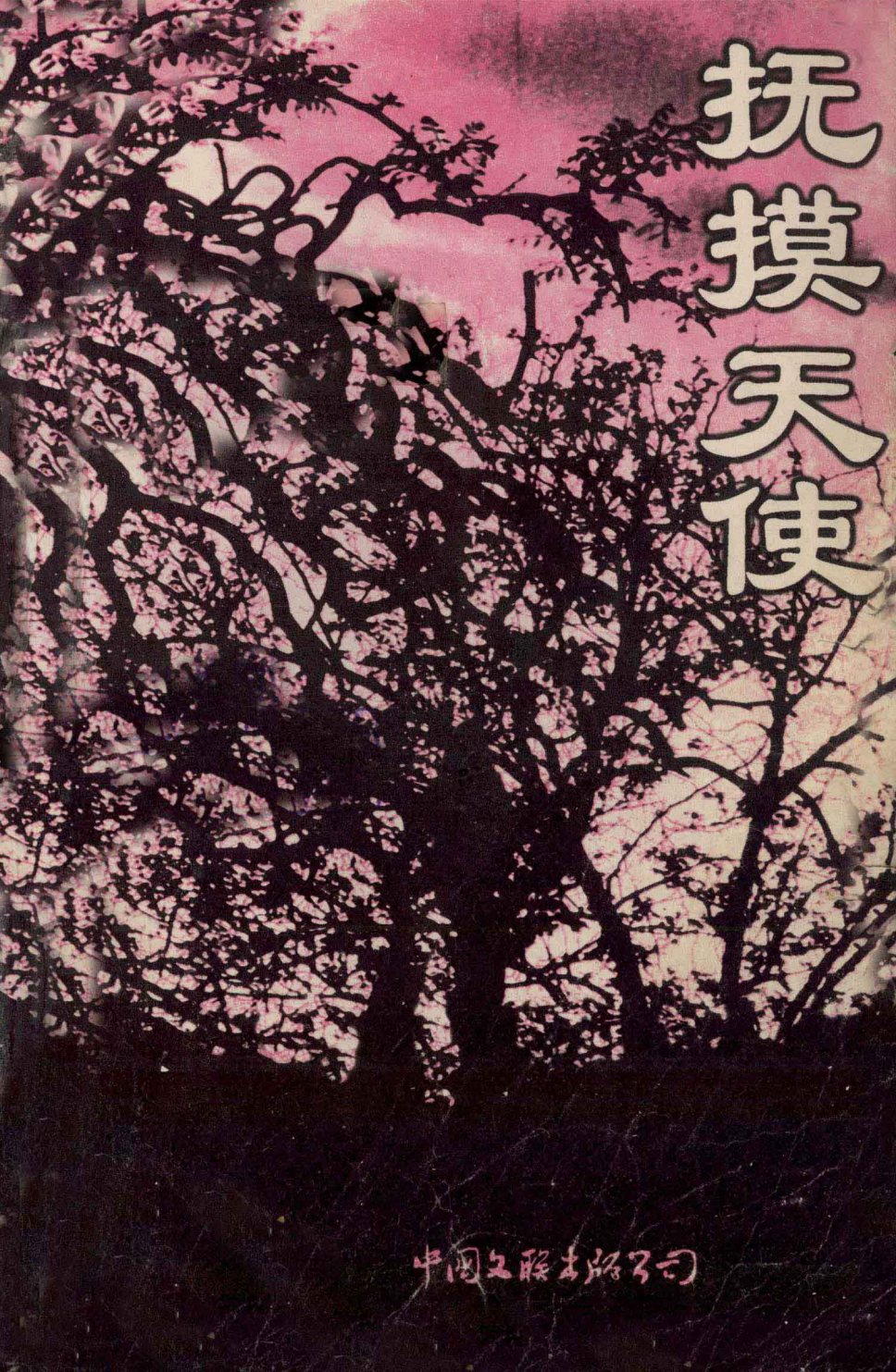


劭睿 著

抚摸天使



她被埋在这棵老树下
她死的



抚摸天使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抚摸天使

劭 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新兴印刷制版公司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59-1986-5/I·1400 定价:18.80 元



台湾女模特被埋在老树下，奇怪的是这老古树却枝叶繁茂起来，从上面折下的树枝出的是血汁。人们称这棵树为“血树”

内 容 提 要

本书围绕台湾漂亮女模特奇怪死亡,揭示了一起重大走私案的内幕,牵动出一位大人物……

台湾高雄市最大的宾馆“皇都香”饭店,骤然住进了财界政界的显赫人物,一些天使般的美人,也在这里出出进进。他们究竟在这里密谋些什么呢?

宾馆里微不足道的一位侍者,发现了其中的一点儿秘密,于是开始顺藤摸瓜,从这帮上层人物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中,暴露了他们罪恶的灵魂和丑恶的勾当。

目 录

第一章	无法忍受的侮辱	1
第二章	为恋女复仇	17
第三章	被偷拍的照片	44
第四章	偷情的恶果	60
第五章	恐惧中的偷情者	79
第六章	奇特的诈骗事件	96
第七章	深夜包房的女人	116
第八章	重大机密的暴露	141
第九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73
第十章	两个男的情妇	193
第十一章	最肮脏的丑闻	218
第十二章	背信弃义的同盟者	249
第十三章	不明不白的死去	277
第十四章	云端上落下的人	291
第十五章	杀人灭口	308
第十六章	市民侦探	326
第十七章	被抹去了痕迹的凶杀	348
第十八章	死而复活的美女	370
第十九章	窃听引来恶魔	391
第二十章	尾声	389

●第一章●

无法忍受的侮辱

1

台湾高雄市西有座荒凉的孤岛——野狼滩。

小岛根本没什么野狼，只有海鸟的怪叫，和夜枭的惨号。小岛上长着梧桐、榕树、榛树、榆树、芭蕉、紫竹、荆棘遍地、杂草丛生。

突然，最近有人传说：每当夜里，野狼滩就传来女人的哭声。哭声悱恻委婉细长，像是个女冤鬼。岛上还有一株老古树，折下每个树枝里面都冒出人的血汁……

于是越传越玄。很多胆小的渔民夜里行船都对这孤岛野狼滩绕道而行。

有些胆大力壮藏声惊骇出于猎奇，相约几人夜宿野狼滩，可他们什么也没听到小船上的人们

“哪来女尸，瞧，这是女尸”

“讹什

这一天，有一对从新加坡旅行归来的新婚夫妇，他们为使这新婚旅行变得更富刺激，更丰富多彩，驾着小船在海湾中遨游了一阵，顺着琉球屿溯流而上。深夜，双双靠近野狼滩，登上孤岛。

此时，正是深夜2时，岛上野虫唧唧，凉风嗖嗖，各种古怪的树枝在夜空衬托下张牙舞爪，令人毛骨悚然。

新娘有些胆怯地望着这一片黑乎乎的树林和野蒿草，娇声说：“这岛上人们传说每当晚上有女鬼的哭声。”

经她一说，新郎也是一怔，但旋即消失。毕竟自己是男子汉，在娇小依人的爱妻面前，要表现得勇敢无畏。于是像个武士一样地一挺胸说：

“世界上根本没什么鬼，全是无聊的人胡编乱造吓唬人的。”

说完他半搂着可爱的娇妻向树丛中走去。

为了给新娘壮胆，其实也是为他自己，（想到那些可怕的传说，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掠过一丝惧意）但面对着死寂的树林，他故意大声高喊：

“这里有女鬼么？请出来吧，传说你长得性感、漂亮，正好做我的第二夫人！”

新娘娇嗔地打了新郎一下。二人走进林中。

恐惧的气氛消失了。下面就要进行流行似的新型刺激。

他们将一块印花塑料布展开，铺在一株老古榕树的下面。然后双双拥抱在一起。

“我们也来个露天鸳鸯野合，这是当前最流行的新潮刺激！”

新娘四处看了一下，什么也看不到，黑乎乎的。只有月光从树杈的缝隙中投下淡淡的光泽。

他们急速地脱去了衣服，两片热唇交吻在一起。

蓦然，新娘猛地推开了新郎。

“你听，我好像听到一个女子细细的哭

新郎也被她疑神疑鬼的样子吓了一跳

细柔的哭声时续时断地传来……

新郎抱着投进他怀里瑟瑟发抖

果然，尖细的女人哭声嚤嚤传来。

新郎一阵紧张，两人抖动地抱在一起。

男人，毕竟是男人，他取过在新加坡卖的钢柄雨伞，做为临时武器握在手中。

“别怕，宝贝，如果女鬼真要来了，你看我一下子刺死她！”

女人的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怀中娇小的新娘吓得全身抖动地哭了。

蓦地，新郎突然放声大笑。夜晚的笑声与哭声一样的骇人。

新娘大骇急问：“亲爱的，你怎么了？”

新郎朗声说：“宝贝，哪来的女鬼哭声，你看到下面海面上的灯火了吧！那是一个女人在船上唱歌呢？唱的是一首悲歌，像哭声一样。”

新郎又安慰说：“现在我们脑子里装的都是女鬼、女鬼的。所以那泊在岛下渔船里的歌声也真变成了鬼哭声。”

新娘往岛下泊着的船上一看，果然女人的声音是从那传来的。

恢复了正常的神经后，这周围的一切也都非常正常了。女人的歌声不再可怕了。周围的树枝灌木野草也都正常的存在而不可怕了。

新娘无比娇媚地一笑，猛地投进新郎的怀抱。

天快亮时，岛上裸夜的一对男女睡得正香，新郎醒得较早些。他迷迷糊糊地揉了揉惺忪睡眼，打了呵欠，翻了下身，抚摸着天使般爱妻光滑细白的大腿，想继续寻找昨夜那别具味道的余韵。摸着摸着，他摸到了爱妻的高跟皮鞋，又顺势把大腿往身上一拽，那条腿却掉了下来！

新郎一惊，完全清醒了。一看，自己手上正拽着一条女人的半条大腿，吓得怪叫一声，把那只腿扔在一边。

这时他的爱妻正甜美地睡在那里。

这是哪个女人的大腿？是女鬼的大腿，死人的大腿！

新郎疾呼大叫：“有鬼！有鬼！”

发疯似地喊声惊动小岛，惊醒了他的新娘，也惊动了停泊在岛下的那两条小船上的人们。他们纷纷跑上岛上。

“女尸，瞧，这是女尸！”“快找警察！”

苍茫的天空、苍茫的海平线、遥远的天边渐渐发白，海水和天空联成灰茫茫的一片……

台湾高雄市，最大的宾馆“皇都香饭店”，正进入异常紧张而又繁忙的状态之中。

这里将要以最隆重的方式，欢迎外国某一大人物的到来。

一个身着粉红色时髦西装，光彩照人的女子，闪身走进饭店。

她那窈窕的身段；丰满诱人的曲线，柳腰丰臀，明眸皓齿，含羞带笑，灿若桃花，高贵典雅，有一种无懈可击的完美。

这美女的芳名叫妙丽霞。

皇都香饭店里所有男招待的目光全射向了她的。

接待她的男招待向天和已经看呆了。

守门人带领妙丽霞穿过自动门走了进来。妙丽霞的高跟鞋踏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匀称的脆响，她那粉红色西装，与开门时的逆光映成一片玫瑰色的光环。

妙丽霞的身影罩在刺眼的光轮中，使向天和仿佛看见了一个裸体美人径直朝他走来的错觉。

这是供上流人物抚摸的天使呀！

老资格的帐台服务员马阿德轻声地说。

由此可见，妙丽霞在这些审美眼光相当苛刻的旅馆行业人员中留下了美的出众的印象。

“喂，发什么呆，快给客人登记！”

守门人的一声断喝使向天和从幻觉中惊醒过来。摆脱了半张着，出神呆望的傻相。

向天和慌忙从守门侍者手里接过提箱，把客人让到帐台上。办完登记手续，他又把她领到她的房间里。

一些男招待快快地收去了目光。

这些男招待们经常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来高级宾馆里的一个个美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享用这些美人的肉体，只好大饱眼福。对着她们的背影品头论足。或说她们的白嫩脸蛋是靠高级化妆品抹出

来的。甚至说这女人的高耸胸部的假乳房。假臀部等等，真是吃不着葡萄只好说葡萄酸。

可今天对妙丽霞高雅美貌却无人挑剔。

向天和把妙丽霞让进房间，刚要回帐台去，妙丽霞招呼住了他。

“向先生！”

这位今天第一次见面的绝色美人知道他的姓！向天和做梦似地站在那里发呆，妙丽霞说了声“您辛苦了”。

她把小费塞在他的手里。

就妙丽霞来说无非是看见他胸前佩带的小牌喊了他一声而已，可一直被人呼为“侍者”的向天和感动不已。

由于干这一行时间不长，向天和觉得侍者这一称呼充满了屈辱感。

妙丽霞这样的美人，称他为向先生，这里第一次听到客人叫他的姓，而又是从这样美妙女子的口中说出，真令他终身难忘啊！

向天和来“皇都香饭店”工作才半年，先当了一阵子侍者，后来才被分配到帐台上。

向天和虽说来宾馆工作时间不长，但他得出一个结论：大凡来宾馆的漂亮女人，背后都有靠山，她们对服务行业的人总是冷眼鄙视。

那种目光，不是看人的目光。仿佛是在看一块石头或者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

其中唯有妙丽霞向他投来的才是看人的目光。他在和妙丽霞办理登记手续时，从简单的几句交谈中感受到了一股人类温暖的感情。

妙丽霞在向天和心中留下了永生难已忘怀的印象。

妙丽霞上几个月也来过宾馆几次。每次都是她单独来，单独包房，又匆匆而去。

这一次他又有幸看见这个心中美女走进了“皇都香饭店”

向天和在大学的旅馆研究会研究过有关旅馆业的知识，他通过了招聘考试，当上了一流饭店的职员。正当他得意洋洋之时，突然有人要他穿上带金领带的侍者制服，这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冲击。

向天和这才体会到学校和社会的差别是多么的大呀！

向天和意气风发地走进高级宾馆，准备以一流的饭店的外交官的身份，热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可人们对他的第一声称呼却是“侍者”二字。

在“外交官”和“侍者”二个字上，理论和现实间残酷的距离无奈地暴露出来了。

从此，他每天都生活在激烈的失望和幻灭之中。

可此时，他们眼前却出现了妙丽霞这个绝色美人，充满人情味的美人。仿佛使他在干枯无聊的下贱的工作中，朦胧地看到了某种希望。

四月三日夜晩，宾馆的服务员们才知道这几天全宾馆的紧张工作，是为了接待 A 国国务长官菲鲁奇。

2

菲鲁奇这次访问台湾高雄市虽属非正式访问，可似乎带着什么极其秘密的重要使命，政府已暗地里决定按国宾的标准接待。有关机构的接待要员也到了，正等着菲鲁奇的大驾光临。

饭店方面虽然不知道菲鲁奇访高雄目的，但从暗暗配备的警卫队伍和要员的规模阵营中人们已察觉到政府对菲鲁奇的态度似乎非同一般。这位 A 国现政权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似乎带着什么非同小可的密令到台湾来了。

有关机构的接待大员不厌其烦地检查了饭店方面的接待准备工作，力求面面俱到、万无一失。

那天，赶到菲鲁奇前面，妙丽霞下午三点左右来到了皇都香饭店的帐台。接待她的又是刚分配到帐台不久的向天和。

“谢谢。房间在哪里我知道，不劳您带领了。”

可今天却好象有什么急事似地，妙丽霞潦潦草草地办完登让手续后便匆匆到房间里去了。当时正好没有别的侍者。向天和正打算自己带她上去，不料妙丽霞偏说她自己能找到房间，不用人带领，心中不免大失所望。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永进公司经理孙健平来了。永进公司是个最大限度利用和政界的关系，飞速发展起来的大公司。

永进公司的发迹，也是经理孙健平发挥他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风格，一直以来为扩大他的企业费尽心机的结果。

孙健平一到，向天和的晦气临头了。首先，他不认识孙健平。虽然孙健平曾多次到这里来住过，可因为轮班的关系，向天和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他。

凡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旅客，按规定都作为VIP（重要旅客），提供的房间也和普通的不一樣。向天和因为不认识孙健平，便错把他当成了普通旅客。

事情也真不凑巧，孙健平到达的时候，那些认识孙健平的人都被派去做迎接菲鲁奇的准备工作去了，一个都不在帐台上。

“欢迎光临。你是哪一位？”

向天和这一问，孙健平心里就有了三分火气。这个自以为是世界中心人物的独裁者，见饭店里人竟没有一眼认出他是何许人来，心里老大不高兴。

“我是孙健平！”

对着满脸不高兴地回答的孙健平，向天和又犯了个失误，尽管其中也有孙健平发音不清楚的因素：

“孙健平先生？”……请问您是哪一位孙健平先生？”

向天和那天也真不走运，预订房间的旅客中有两个叫孙健平的。

“孙健平就是孙健平！”

对方愤然答道。

“对不起，请在这上面登个记。”

向天和好容易在预订名单中找到了孙健平的名字，要他跟普通旅客一样办理登记手续。按规定对作为重要旅客的VIP和老主顾是不要求他们登记的。因为向天和把孙健平当作了普通旅客，所以按原则提出了手续要求。

火山终于爆发了。

“你这家伙是在对谁说话！”

孙健平狠狠地盯着向天和。向天和见旅客突然对他大发脾气，一下子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那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更加煽起了孙健平的怒火。

“好好记住客人的相貌，你这个立坊！”

向天和的脸刷地白了。不过此时孙健平已离开了帐台朝电梯那边走去了。

立坊是一句很刻薄的骂人的话。（该词原义是指古代一些整天站在大路旁，等着有车经过便帮着推一阵要几个钱的人）。但向天和又无权和旅客争吵，何况这句话又微妙地切中了向天和的职业特性。

孙健平进了房间以后，决定性的事件爆发了。

因为已被某个排泄性生理欲望催逼了一阵，孙健平一进屋就奔厕所间。他拿开盖子和便座、正要拉开架势，突然愣住了。

好象是便器的泄放系统出了故障，里面满满地留着先客遗下的污物。这种现象在一流饭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倒不是向天和的差错。皇都香饭店每一层的服务台都有直接讯号输送到帐台的空房显示机。凡打扫整理完毕的空房都按下整备完毕讯号键，空房显示机上便出现一闪一闪的绿色讯号。帐台工作人员就根据这种讯号分配房间。

那天因为管讯号的人把房间搞错了，所以孙健平进去的那个房间亮着绿灯。向天和也就根据这个讯号把孙健平排到那个房间去了。

孙健平可不知道内中情由，最初的惊愕变成了火山爆发的怒火。他连便意也忘了，抓起备在厕所里的电话吼道：

“给我接刚才安排这房间的帐台服务员！”

接到孙健平气势汹汹的电话后，向天和慌忙来到孙健平的房里。

按规矩客人进了房间以后的事是由该层服务台经管的。可是听孙健平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分明是不耐烦听旅馆业务分管范围之类的解释的。

“您有什么吩咐吗？”向天和怯生生地问道。

“什么事？你自己看看！”

孙健平抓住向天和的手臂把他拖进化妆室。孙健平的房间是一个带会客式的套间，厕所间也不是那种简陋的单间式的，结构相当豪华。

向天和朝孙健平指着的便槽中一看也不禁呆住了。他意识到在房间分配上出了大差错。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房间里其它物品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唯有便槽里却是一团糟。

这可是一个把其它功劳一笔勾销的“污点”。

“马上把这些脏东西弄掉！”

孙健平怒喝道，嘴张得大得都看见咽喉了。

“真是万分对不起，我马上给您换一个房间。”

“你以为换个房间就完事了吗？你想叫我从这里滚出去？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这些东西弄干净！”

便池堵塞了，没有污物清除机是无法清除的。若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水冲，污物会溢出来弄脏地板。

向天和估计叫收拾房间的来处理还不如自己去拿污物清除机来清除的快，便说了声“我马上去取工具”，打算回到服务台去。

“到哪儿去！”孙健平喊住了他。

“服务台有工具，我去拿来。”

“工具？”孙健平脸上象是浮起了一层淡淡的笑意。“用不着工具，就用手干！”

“用手？”

“对。你向客人提供了这样肮脏的房间，当然应该用手把它弄干净。”

向天和面无血色站在那儿发呆。

“怎么？还不快干！”

孙健平的口气就象是要刺死一头被它逼住了的猎物似地冷酷而残忍，在孙健平的催逼下，向天和无可奈何地脱下上衣，卷起了袖口。就在把手伸进便槽前的一瞬间，他犹豫了一下。眼前是一汪黑褐色的、凄惨的污水。

向天和紧闭双眼，一下子把手插了进去。便池意外地深。卷起的袖口浸着了污水，眼看着泛出了黄色。恶臭直往鼻子里冲。

可是这个样子还是无法排去污物，向天和弯下身把手伸进深处。几乎贴着便槽的脸上被溅上了污水。向天和的心灵深处翻起了一股火辣辣的屈辱感。

4

向天和心里窝囊透了。虽然有生以来受过的屈辱也够多了，可受这样的屈辱却还是第一次。

便槽里的污水直泛到嘴边，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舔尝屈辱。

到好容易把污物清除干净的时候，向天和的样子简直惨透了。

“行了，就这样吧，今后做事可要小心一点。”

孙健平朝便槽里看了一眼，脸上的怒色总算退了下来。向天和想洗双手都不成，只好用上衣勉强遮住弄脏了的衬衣退了出来。在走出孙健平的房间的时候，一直在向天和心里煎熬着他的怒火差点爆发出来。

向天和沿着长长的走廊朝职员专用的服务电梯走去，忽然发现从走廊尽头过来一名女客。在两个人交叉而过的时候，那女客发现向天和神色异样，便招呼着说：

“向先生，您怎么啦？您身上怎么有股刺鼻的气味？”

向天和抬起头来提心吊胆地看看妙丽霞。

“不，没什么。”

向天和见自己这副狼狈相被她看到了，心里羞愧万分，急急想离去。

“怎么会没什么呢，都象辆大粪车了。到我房间里去洗洗吧。”

“不不，不用了。”

“这副样子叫别的旅客看见了怎么办？快，我的房间就在那里，快去洗一洗。”

妙丽霞一把抓住正准备逃走的向天和的手臂，妙丽霞抓住的正是那条满是粪水的手臂，可她却没有露出半点厌恶的神色。

妙丽霞陪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让他脱下外衣和衬衣，勤快地帮他搓洗起被弄脏的部分来。

“先这样洗一洗将就着对付到下面再说吧。您怎么一脸不高兴？要是您愿意的话，洗个澡再走吧。”

“要是被他们知道在旅客房间里洗澡可不得了。能让我在这里洗个脸就行了。”

“是吗？那我可不能给您添麻烦。您就用我的毛巾好了。”

“不不不，这怎么行！”

“您说什么？带着一脸的水能出去吗？快别客气了，莫非因为是我用过的，您嫌脏？”

“看您说到哪儿去了。”

向天和接过妙丽霞递过来的毛巾，用一头擦了擦脸，闻到一股淡淡的甜香。这是她常用的香水味还是她的肌肤的芬芳？

在闻到这股甜香的同时，一直憋在心里的愤懑也顿时涌了上来。

被堵住了泄放口的屈辱的应力一接触到妙丽霞的柔情，便象表面张力遭到破坏的水，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这和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的孩子一听到母亲亲切的声音便会忍不住哇地哭出声来在心里是一样的。

热泪夺眶而出，不住地往下流。幸亏妙丽霞借他的毛巾收容了这些眼泪，才没有被她发觉。

当他收拾得差不多能见人了，离开妙丽霞的房间的时候，她象是什么都已经明白了似地说了一句：

“干你们这一行也不容易啊，您可得挺住啊。”

妙丽霞好象正准备出门，为了向天和，她也许要迟到一会儿了。

这件事对于妙丽霞来说可能算不了一回事，可对于向天和来说，这可就是一种温柔的慰抚了他心头屈辱的深刻的人世间的温暖。向天和觉得自己已领略到了女性温柔善良的本质。

受尽屈辱和劳累了一天的向天和睡着了。他梦见美丽无比的妙